**《斑点》**

**邵禹辰 著**

宋曦斑又哭了。

他最近总是哭，妈妈说这是受委屈了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一滴泪水都是自己存在的证明。

这要从他的生活说起。

宋曦斑是华国顶尖学府复大的边角料。他很普通，普通地出生，普通地在山区长大，普通地上学，普通地考进山区重点高中，又幸运地被国家专项计划送进复大的护理学专业，当然之后他意识到这不是幸运，而是一场谋杀，由他亲自挑选刑具。

他高考失利，他也不清楚是因为平时考得最好的语文和英语，在高三近乎填鸭的教育下被磨平棱角，最终作文平平无奇，连单词都记不住几个，还是本来就糟糕的数学和理综继续平稳发挥，又或者单纯只是因为他真的不够努力。

出分当晚，他抬头望天，叫了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深夜出门喝酒。

在饭桌上，他和好友回忆起高中的生活，是从没跌出过年级前三的语文，是天生就拥有的卓越语感，也是高考一纸破碎的成绩。

他甚至回忆起，初中和小学，几乎不用学习，也能保持成绩优异的美好时光，他可以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游戏、网络，甚至是哲学阅读上。不过这些在他看来，最后都被高考否定了，拿刺眼的576分就像576根利箭，深深扎进他的心里。

宋曦斑主动邀请爸妈一起制定填报志愿的计划。

事实上，宋曦斑从来没有被“原生家庭的伤害”之类的叙事带偏，他的家庭非常美满，父亲母亲都愿意倾听他的各种发现，以及烦恼，也乐于和他一同制定人生大事。

不过，每一本家书都有晦涩难读的部分，而这也才是家庭这个单位最耐人寻味的地方。宋曦斑的母亲在他小时候，离开山区，到深川大城市打拼——宋曦斑直接就是在深川出生的，他在那快乐地成长到5岁，抓过蛇，斗过鸡，玩死了妈妈的老板大哥的金龙鱼，砸碎了他女儿的陶笛。

5岁以后，由于户口归属，他不得不返回山区读小学。母亲继续留在深川打拼，爸爸来接他，那时候他就对爸爸没什么好印象。这个人看起来轻浮、邋遢，一点也不沉稳，这是他见到父亲第一眼时，下意识地评价，谁也不知道一个5岁的小孩哪来那么多内心独白。

当然，他也不是第一次回山区，5年间，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山里和大城市之间往返。如果在小县城，他就被奶奶带着，如果在大城市，他可能被大姨带着，妈妈的姐姐，现在正在坐牢。但其实他记不清了，他对大姨和奶奶说不上亲，尽管她们照顾了他很久，但可能是由于记忆吧，他对这二人甚至没什么深刻的印象。

总之，他和父母一商量，决定冲刺复大的护理学——先利用护理学的关系进入复大，然后火速转专业成为真正的复大人。

但是他错了。

父母送他进入校园，妈妈哭了，哭得梨花带雨，依偎在爸爸的肩膀上。

宋曦斑知道妈妈为什么哭，但是他强忍着没回头看，而是拖着沉重的行李箱，在学长的接引下进入宿舍。

开学第一天，他就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——表面自定义却仍需要必修课的课表；通知全部需要自己查，不再有班主任提醒；没有固定的课堂，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忙。所以宋曦斑也开始假装自己很忙，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，因为以前，他在山区受到的教育就是“你考上大学就好了，可以放松了，高中累几年是最正常的”，所以他迷茫了，他不知道他来大学干什么。

学知识？这里的老师根本不教知识，只是念PPT啊？学做人？班上连个班主任都没有，只有八卦学生性取向的辅导员。找机遇？他连目标都没有，怎么抓住机遇？他在一堂又一堂走班课中打开平板发呆；他在一场有一场pre中发现没有人愿意出力和合作；他在一门又一门必修课中发现——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他必须转走。

哦！命运就是如此变化如常，他的成绩必然一塌糊涂，当然，不是说他挂科或者作弊，而是他稀里糊涂地学了一整个学期，考出来的绩点甚至让他没有信心转专业，所以他真的没去面试，他甚至没报名。

和100位同学抢夺5个转专业名额，他都没有勇气尝试。

大一就这么结束了，在他的迷茫，假装忙碌和轻微的后悔中。他意识到不能这样沉沦，他在大二从复大的本部搬到了医学院，他决定重新开始！他买了许多文学和哲学书籍，他开始看奥德赛和伊利亚特，他开始学古希腊古典哲学，但是越学发现越没用，他找不到反馈，所以渐渐也不读了。

他跟母亲沟通，花了4位数买了游戏引擎学习课，结果课程过于复杂，又不教系统知识，仅仅是带着做一个成功的项目，他不想完全复刻出一个别人已经发表的游戏，他想加点自己的东西进去，结果鼓捣半天，他还是放弃了，无论是美术资产，还是代码技术，他都一窍不通，哪怕带着网课边看边做。

大二也在这种微妙的脆弱中流动着，他上解剖课，老师却不给他们讲知识，而是讲故事——因为老师亲口承认，他觉得护理学生没必要掌握那些知识，这直接击碎了宋曦斑最后一丝幻想，他必须离开护理学，哪怕是先混完本科文凭，他需要更适合自己的舞台。

基于这个逻辑，他彻底摆烂了，完全不学了。

每次上课他都缺席，每次点名他都不在，而他天才就天才在这，每次考试都凭借完全自学的内容去答题，结果就是，整个大二，乃至大三，他都没有挂过科，成绩甚至不是倒数，而只是靠后！

这让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叙事逻辑正确，他觉得这场大学，这个专业，不过是形式主义的又一次事故，结构性的、系统性的事故。

时间飞逝，大家都到了大四，学校占用了暑假时间，7月份就安排实习，而6月底，上天给了他最后的一个两周小假期。他不得不错开所有高中玩伴的空挡（他们甚至没放假），独自一人漫步在小城里。

他独自一人走在石板街坡道上，独自一人逛着流动摊贩，独自一人去咖啡厅久坐，独自一人躺在公园的石墩子上。两周的乡愁转眼消散，他甚至在离开前，都说不出时间跑去哪里了。

总之，他同样独自一人踏上了毕业实习的旅途。

他原本还对护理这个行业有一丝期望——因为护理很稳定，薪资看起来也不错。但是进入临床后，他这一丝希望也破灭了，临床护士没有任何人文关怀，他们只是机械地，把病人当做一个待处理的故障、待解决的事项，完成任何操作都只是“规定”。

他意识到，如果让他当护士，那是泯灭他所有创造性的，终极毁灭。

于此同时，他仍然没有绝望，也许是他已经绝望过了，他挣扎着锻炼起身体，他借住潮流的AI为他规划健身路径，并每天都给予记录和反馈，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，身材确实好了一点！这让他很振奋，原来努力还能拥有回报！这一点反馈就好像燎原的火星，他很快构思起一次文学创作计划——他和番茄平台签约，甚至发布了长达20w字的虚构小说！设定里面有各种光影、怪异的能力，他写得很顺手，也很起劲，他打算一直写下去。

然而，现实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。他在实习的同时还要完成毕业论文，而分配到的导师是一位临床护士，这位导师不负责任，转移压力，宋曦斑提前10天将初稿发给导师，而导师临近截稿才给出修改意见——几乎全部重写，他没有时间，只能再乞求AI大显神通，而结果也不例外，评审未通过。好在系统终于为他网开一面，评审们愿意给他一次修改的机会。他将评审反馈隐晦的告诉导师（没有告诉导师他用了AI），但是导师建议他，用住院的数据代替门诊的数据，这更好搜集。哪怕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学术训练，宋曦斑也几乎立刻意识到，这名导师在诱导他学术造假，他无法说服自己顺从，他开始内耗，然后发现压力太大了，于是他请求找到复大的心理咨询来帮助自己。

咨询完毕后，咨询室的前台接待员让他扫码填写咨询体验，他很客气地应下了，下面是他完整的反馈内容：“我咨询了以后体验非常糟糕学校里面的，她要求我表述清晰不是完全要求我禁止混乱，而是让我尽力清晰地表述出来，比如她问我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我当然答不上来，我如果目标明确，为什么来心理咨询？但是在这期间，我没有感受到任何“理解”或者“认同”，出现在她的脸上，我无法解决我的存在性问题，我找不到我合理存在的原因，而心理咨询师并没有协助我（可能她协助了吧，但是没有注意到），她甚至用轻佻地语气开玩笑说：“学位受挫，那就放弃学位好了？你一方面又想要学位，另一方面又不想承担痛苦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”总之我的体验非常糟糕”。

评审不过，他发疯般想要补救，他上大学以来就经常反思，经常自责，他觉得这一切问题都是他的错，是他做得不够完美，没有被外界承认，他内耗非常严重。9月5号，评审结果下来，他立刻联系导师沟通修改方案，而导师也“暗示他学术造假”，咨询了心理咨询师后，他彻底绝望了，他只能再次，几乎重写那份千疮百孔的开题报告，他每天都睡不着，下班后只想和高中时期的好友玩网络游戏，深夜喝咖啡改论文，心脏轻微抽痛。终于在9月10号这一天，递交给导师一份，面目完全不同的修改稿，他太想将这种行为视作一种责任的移交，以至于连参考文献都没有引用，只是把它们粗糙的罗列在文章最后，他希望导师意识到这一点，甚至主动提起——“导师，这次修改量很大，几乎重写，所以很多格式还没调整好，请您先看正文”，但是提交后，他发现，可能是由于咖啡因的刺激，他依然无法入睡，第二天还要上班，时间已经凌晨，他想跟医院的带教请假，申请休息一天，让自己破碎的灵魂有机会自己缝补，但是他又不敢——他太怕再次被拒绝，太怕给别人添麻烦了。

他最后还是做了，在7点钟，他深思熟虑地编辑了一份草稿，然后删掉重打，最终，他在实习小群里对带教说：“老师您好！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您。我这几天一直熬夜改论文，休息得很差，今天身体状态非常不好，恐怕无法很好地完成工作，所以想和您请个假休息一天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在周六补上今天的工时。 给您带来的不便非常抱歉！”

老师几乎立刻同意了，并且建议他好好休息，可以在周六补上班。

他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，肚子好痛。他爬下床，踉踉跄跄地冲进厕所，边排泄身体的污秽，边刷着刚发布的歌曲。

那是一首电竞游戏的曲子，主题是生而燃烧，讲述了一个五人小队在埋伏下只剩一名，最终以一敌五，力克千钧的小故事。

他又开始流眼泪了，起初是一滴无法抑制的水珠，然后立刻就是决堤的洪水。他在厕所嚎啕大哭，他不想让其他寝室的人意识到这种丑态，他赶紧跑进旁边的浴室隔间，用温热而喧嚣的清水掩盖起自己的哭声。

……

彰显是一名天才，一名真正的天才，可惜的是，这份天才仅限于理解文字与公式。

他在读小学的第二年，认识了宋曦斑。他们是通过网络游戏聊起的话题，那个时候，宋曦斑和他的差距尚未显现——二人都在班上名列前茅，难分高下。

他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，而又时而分开，就像从二维的角度去看DNA那精妙的双螺旋结构，总之，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，不仅宋曦斑这样认为，连彰显也不得不承认。

宋曦斑是带着目的接近彰显的。实际上，才二年级，宋曦斑就深刻地意识到——自己可能是一名同性恋，而他没有盲目跟风，没有被网上“男男cp”的风气带歪（他又一次清醒着），而是尝试系统地、深入地解剖自己这种心理，他极小的年纪就开始阅读弗洛伊德或者福柯，试图从他们的文学与批判中找到自己为什么是同性恋，而在他开始这种探索之前，他的生物本能已经在发出警告了，在他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彰显的时候。

彰显整个小学都泡在宋曦斑的温柔攻势中，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出于某种氛围感的目的，他只是认为，宋曦斑是他很要好的朋友。

命运就是如此喜欢开玩笑，他们读上了同一所初中，只是不在一个班，高中也是！但由于确实在物理上存在一点点距离，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。

和宋曦斑侥幸般进入复大不同，彰显凭借自己的超级大脑真材实料地考进了复大，而且是自己最心怡的生物相关专业——真巧，二人连专业相关性都这么有缘。

他们甚至是一起进的校门！宋和彰的父母听说从小就在一起的玩伴考进同一所华国顶级院校，高兴得牵手舞蹈，并一起送孩子们走近学堂，只是那一刻，彰显意气风发，而宋曦斑悄悄撇了他一眼，像是在祭奠这场无声的婚礼。

然而天才就是天才——彰显再迟钝，也几乎是立马发现了大学的教学结构一塌糊涂，他和宋曦斑约定每周，或者每两周，周末小聚一次，分享一下各自的糟心事。

这却让宋曦斑越来越痛苦。彰显每次发表观点时都非常笃定，反驳他的观点时都非常自信，彰显也有一套完全自洽的三观。当这种三观和宋曦斑碰撞，并激烈地啃咬在一起时，他无法再从和彰显的相处中汲取到哪怕一丝安慰感，他的敏感，他的观察，他的破碎，让他主动抛弃了这个曾经病态地爱慕着的天才——他甚至渐渐不想在线上联系彰显了。

当然了，彰显也有自己的痛苦，他的母亲因为玩虚拟货币，欠下负债，让原本比较富裕的家庭一下子捉襟见肘，好像被这么一压，他开始有了人性，他在和宋曦斑的最后一次见面中，他说：“老宋啊，最近好累，考研好辛苦，幸好你不考。我之前不是和你说吗，我妈欠了很多钱。”。

宋曦斑适时接话：“到底欠了多少？听你说着好恐怖。”

“40万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40万，我妈买币赔的，真是她自己作出来的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帮她还。”

“那你下一步打算是？”宋曦斑真的很擅长倾听。

“哎，先考研呗，有的实验室给研究生的补贴多一点，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先帮我妈补点窟窿。不过最近不是开始推免申请了吗，我想去试试，但是我又在想，我不想读复大的研究生啊，实验室给的钱太少了。”

“嗯，那读完研之后呢？”可惜的是，宋曦斑也只是擅长倾听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彰显的话，只能尝试帮他梳理未来的方向。

“先，怎么说呢，先找个工作还钱，我至少给我妈还15万，之后我也不管她了，让她自己去想办法。哦！或者我学你，我完全放弃读研这条路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宋曦斑眉头一挑。

“我去求我哥，我跟你说过，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他是个出轨的烂人没错，但如果我开口，我确实能从他那得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。”

“但是你同样就得承受别的什么对吧？就比如，如果你哥哪天让你去挡酒，你没办法拒绝。”宋曦斑没说的是，他估计如果彰显选了这条路，最后会彻底沦为他哥的傀儡。

“你先听我说完，我去找我哥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在我们那边，山区有个五六千一个月应该就可以了，然后我再去接点私人家教，或者写点流量网文，跑几单外卖来赚外快，先帮我妈还几年钱，我再开始我的生活。”

这段对话也是宋曦斑对彰显放弃的直接原因。这次聊天以后，宋曦斑崩溃了，他迅速计算了，他应该很擅长计较得失，对吧？继续和彰显交流的投资回报率，他发现怎么算，都是一个低值，所以他像处理其他任何事物一样，主动退出了，他仍然会在彰显主动找他聊天时回应，但是很少再向他分享自己的内心。

……

孟之，谐音梦之。他是宋曦斑的高中同桌，一个同样，甚至更恐怖的天才！

他在宋曦斑遇到任何学习上的困难，几乎都能秒答，他能非常迅速地掌握任何一个他不擅长的领域，哪怕那是和人相处。

“孟老师，这道题怎么解？”这是孟之不知道第几次听到同桌问这种问题了，但他乐意解答。

他开始顺着宋曦斑的笔尖读题，读完以后，他立刻开口：“嗯，这是一道很有意思的题目，你看，这个方程虽然是圆锥曲线，但你只要变换一下形式，然后带一个三角函数进去……你看，最后能简化成这样，看懂了吗？”

宋曦斑盯着那段从原始方程推导出来的，同样让人头晕目眩的式子：“什么意思？额，这么改了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孟之看宋曦斑没理解，他也不恼，反而更加细致地，从源头开始讲解，一下子从这道题，讲到了数论，讲到了解析几何的宏大图景，甚至又发散地带着宋曦斑领略了一下图论的风采。

他让宋曦斑同样崇拜、同样敞开心扉，但和彰显不同的是，他接纳了性取向上的差异，反而不再关注它，给宋曦斑一种平等的对待，这却让宋曦斑深深的迷恋他。

“孟老师，你好可爱呀，如果我提前几年认识你，你会被我掰弯吗？”

孟之只是笑，从来不正面回答。

他是宋曦斑的高中同桌，而他同样也考上了另一所顶尖院校——清清大学。

他在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，同时绩点几乎满分，每一年，每件事都做得近乎完美无瑕，然而，清清大学的数学系研究生，却不要他。不是他不合格，而是清清大学的老师们正在党争，孟之的上一届学长学姐被老牌攥在手里，他的下一届学弟学妹被新派洗劫一空，只有他们这一届可怜人，被两套系统统统抛弃，什么都不剩下。

宋曦斑和孟之的大学可谓是一个天南，一个地北。但是他们总是会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相聚，有时候是宋曦斑提出来的，他太想见孟之了。有时候又是孟之主动邀请的，他也想找人说说话。总之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闲聊，探讨学业、哲学、对世界的认知、对未来的规划……宋曦斑和他最后一次线下交流，宋曦斑得知，他正筹划去新加坡留学。